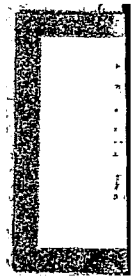


蜀
行
日
記



蜀行日記

奉化孫詒

自今年五月以來。迭由毛勉廬先生轉下車事委員會侍從室陳布雷先生馬歌真冬各電。奉委應諭。召詒與塘伯孟純來渝。並各賜以旅費。余等初擬從海道行。後以寇氛多阻。乃決改行內地。於七月二十八日成行。至八月二十四日而達。二十六日謁見委座。九月九日。授以編纂員之職。茲遂錄自起程日起至受職日止之日記。題曰蜀行日記。付手民排印之。以貽師友故人。藉以通消息知動靜云爾。民國二十八年白露節後三日孫詒識



3 1763 7803 6

MB
K928.971
5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晨六時。雇輿起程。二十里抵溪口。孟純已在車站相候矣。墉伯至六詔站始上車。午正。抵新昌。擬換車赴嵯縣。而墉伯之行李猶未至。乃止於新華食堂待之。

嵯縣車於下午二時開。行李仍未到。知今日不能成行。遂渡溪橋雇車出西郊。游大佛寺。寺距城約五里。佛殿爲一大巖穴。據僧言。殿之高爲十丈。大佛踞於座。佛之首上承於巖之頂。則其高可想也。孟繩謂朱竹垞筆記中言中國大佛共四尊。此爲第三尊云。

晚回新華食堂宿，臨溪面山。足供游眺。中夜不寐。憑窗默坐。一星爛然中天。樹影蒙密。月墮水作白光。隔

岸諸峯。近者如黛。遠者如藍。水聲潺潺。可入詩畫。

七月二十九日

余去冬赴省時。曾留宿於嶮之長樂。今日復止宿焉。其地爲嶮西大鎮。廈屋相望。市肆中物貨如山積。黍稷盈於田野。向嘗以新嶮並稱之。實則嶮縣過新昌遠矣。余等以待車故。宿於近野邸中。境荒寂。古木陰森可怖。夜聞鷓鴣怪鳴。不能成寐。乃憶家表卿先生贈行長句。及余之和作。均未入冊。起而錄之。族叔蘭畦。友人楊蟬潛。亦並有和贈因夔編未在篋筒。不復能記誦。俟他日歸補錄之。表卿先生詩云。巴渝萬里賦長征。豪氣英風辟五兵。勳業丹青千古事。文章金石一時鳴。柔毫掃盡

中山兔。利劍屠來大海鯨。待草捷書騰露布。窮欄遙答
凱歌聲。余和之云。不辭炎暑事西征。莽蕩郊原正甲兵。
書語憑煩江鳥寄。詩情應似峽猿鳴。山中昔聽翔黃鵠
海上今看斫巨鯨。幸有佳章壯行色。驪歌未快鼓鼙聲。

七月三十日

晨七時發。再易車。於十一時抵永康。寓公信茂旅棗社
一號。由新昌至此。所寓皆爲一號。亦一奇也。午後。
往訪陳屺懷先生，朱守梅丈，家賓甫。均未遇。惟趙丈
申之在焉。留余等晚餐。席間殷殷以努力二字爲勗。趙
丈今年已六十。倔強猶如少壯。則余等安可不自勉乎。

七月三十一日

今日夏歷六月望。晨。賓甫來寓。知永康近因空襲。城中人日間多出避。略進早餐後。卽與賓甫同往謁杞懷先生。以遲恐下鄉也。晚。賓甫招飲梅園。菜多鄉味。蓋由朱委員家廚房特製者。杞懷先生因病胃未至。其長君孟扶在坐。豪於飲而健談。吐語頗使人解頤。賓甫知余嗜酒屢舉尊相屬曰。君今夕宜多飲。此去不易得紹酒矣。感其意。爲連進數觥。飯後。守梅丈出西瓜餉客。歸寓已九時餘矣。

連日天氣均涼。惟今夕殊悶熱。午夜始寢。

八月一日

早晨。繕發第一號家書。八時後。與壙伯孟繩再往謁杞

懷先生。先生諄諄告誡。語極真摯。憶前請言於毛丈勉廬。丈舉論語有若無實若虛爲戒。家表卿叔祖。臨別贈言。亦甚切要。前輩屬望後進。愛無差等。良可感激。而一念勉丈已作古人。輒爲黯然。

午後。往游方巖。上車人已滿。三人相倚而立。抵世雅特務警上車檢查。余等皮包中攜有電稿日記冊等。檢查警識字不多。以爲關繫重大。必欲余等下車。同至隊中警長朱某檢視畢頗爲不安。乃亟爲余等雇人力車三輛。臨行連稱冒犯不置。余等各一笑置之。及中途遇驟雨。衣履盡濕。則未免怨彼檢查警矣。

方巖程大昌旅館。爲余舊寓處。今日亦下榻於此。飲茶

饋面後。墟伯孟純往巖下街購物。余至會計處訪友。金君漢霄相見曰。余之言何如。君立春日乾之妬課驗矣。相與握手甚懽。晚。陳仲夷先生方耕孝兄爲余等餞行。

八月二日

壽之徵兄本與余同科同室。今攜眷住派溪。與金股長爲鄰。昨相見。方治稿未畢。僅談數語。間晚間曾來寓見訪。余等出外未回也。今晨又來。約余等午餐。意殊殷渥。使人可感。又聶專員光棣。鄉友毛觀察文佐。亦欲爲余等祖道。並婉卻之。早餐後。雇肩輿上山。謁胡公祠。（胡公諱則字子正宋婺州永康人宋史有傳）余前寓此時。數次至廟求籤。均吉。嘗許願酬神。故豫戒逆旅

主人具牲備香燭報焉。並以三人之前途叩之。得籤云。人情相見兩相歡。可省思量別向端。順水流舟風送力。頓教心地一時寬。以示二君。各有喜色。下山後。即乘車返永康。至寓。胡君行之以詩送行。作書謝之。

八月三日

上午過賓甫。知朱委員爲余等所辦省政府旅行護照已領到。定即日起程。申之丈之次公子長安亦同行。下午一時乘金武永路汽車赴金華。三時餘抵站。換乘浙贛路火車。於五時開行。憑窗而望，念行程從此益遠。不禁悽然。夜半過江山。即入贛境。萬念紛雜。不甚成寐。

八月四日

浙贛路客車至鷹潭而止。晨六時抵站。擬乘汽車往寧都。而登記已滿。不果。乃止於汽車站旁飯店中。店新設。屋壁器物。皆以竹爲之。秀野而爽朗。墉伯爲題明繆二字贈之。亦旅途中一段因緣也。下午。於寓中展紙筆作第二號家書。晚出游市中。長安購得撫州瓜一枚。剖食之。味燥而淡。凡物以地名。必常有特色。此瓜何不稱耶。

八月五日

晨四時。搭便車赴寧都。渡貴溪後。一路多山。縣卽以溪名。鷹潭亦屬於是縣者也。凡經五縣。曰貴谿，金谿

，南城，南豐，廣昌。晚四時而抵寧都。金谿南城南豐山川明瑟。過廣昌則荒落矣。山路愈入愈深。至離寧都城三十里始開展。南豐爲宋曾子固故里。頗以未得下車一憑弔爲恨。及抵寧都。清初魏叔子之故鄉也。問魏氏後人。已無知者。始覺古人去我遠矣。爲悵然者久之。吾浙東陽永康間房屋。用泥牆上砌至棟。窗牖如甕。頗以爲奇。今日見廣昌寧都間之屋則更奇。四方均砌以牆。與棟相接。於一方闢一戶。爲出入之所。雖高峻之宇。亦多戶而不門。其小屋之戶。有高不及三尺者。望之漆黑如獄。其簡陋亦甚矣。然米價賤。故民皆有自得之樂。誦豳風七月之詩。殆尙有遺俗存焉者乎。

余等前問途於郁君永常。(軀懷先生之壻)謂由寧都往
衡陽。須轉贛州。繞道曲江。今聞車站中人云。興國公
路已修復。則一日可直達。便利多矣。晚宿悅來旅社。
居處清適。飯食亦佳。

八月六日

留寓悅來旅社。上午往車站登記。下午六時。始購得車
票。日長無事。與壻伯孟純出外閒步。止於附近田家。
門前有枇杷樹三四株。亭亭如蓋。壻伯忽憶去夏避地斑
溪。日在叢竹下。手一卷。偃仰嘯歌。有時神倦。烹澗
泉淪大巖坪茶啜之。頓覺清沁心脾。謂此情使人不忘。
歸寓後。作書寄長女雅。

八月七日

晨五時離寧都。汽車道經破壞後修復。崎嶇殊甚。山路較前日更多。汽車下嶺時。如小舟拋擲巨浪中。令人心怯。最險爲觀音凹。嶮之長樂嶺。上下需時四十分。此凹最險處。歷時不過十分。但隨處曲折。車行其上，忽左忽右。轉側靡定。探首望之。峭崖在左。深淵在右。俯視萬山。皆在足下。則益凜凜欲閉目矣。

十二時過興國。荒涼不似縣城景象。復前行三十里曰高興墟。見婦女赤脚田作。男子自市返，多負兒而行。乃知黃山谷新婦餉姑翁哺兒之句。爲現實語也。

傍晚次泰和，汽車渡江而過。落日風帆。頗饒畫意。前

日至南城已望見大江。然皆水淺沙明。不利舟楫。此則深廣可容巨航。縱目四眺。塵襟豁然。渡江後復前進。卽抵吉安境。有米麥試驗場。範圍甚大。二日中所過之處。田禾有方割者。有未割者。有已割而又種者。其民皆勤於壟畝。故產米頗豐。二縣並爲贛省殷庶之區。而吉安則宋歐陽公故里也。讀其書。想其人。尤爲神往。下車。訪謝站長。商明日乘車事。知由此上行之車。至界化隴而止。隴爲贛湘交界處。贛車至此。可接湘車。定翌晨四時開行。因車少人衆。囑余等必宜從早。站員孫君。(紹興人)且舉車號相告。曰。君等詰朝來此。可覓第三八三七號車坐之也。詩云。莫如我同姓。余於

此尤深感之。

晚宿大通旅社。囑茶役預購雞蛋糕酥餅等物。以爲道中充飢之需。余素不喜甜食。但自入贛境後。食物鹹者絕少。則亦不能不強食之矣。（贛省鹽價昂每元僅二三斤至四五斤糖之價較鹽爲廉故包子燒餅等多以糖爲餡）

八月八日

晨鐘鳴二下起床。越半小時。卽往車站。視三八三七號車。人已滿矣。爲之向隅。幸後加添一輛。方得上車。二車同時開。加車途中略修理。致誤時三十分。及抵界化隴。衡陽車已啓行矣。乃於午後乘車往茶陵。因隴上宿邸皆湫陋不可居也。今日舊歷六月二十三日。爲立秋。

節。亦爲余生目。秋風容易。忽忽四十又逾。矣。偶得五律一首云。別路千山遠。秋風片葉先。悠悠陟長道。忽忽過中年。落日茶陵縣。飛鴻湘水天。衡陽明白到。莫忘一書傳。

八月九日

晨五時三十分。附便車行。十一時抵衡陽。關館於湘江東岸之鴻達樓。作第三號家書。下午二時。出外購物。余之呢帽於昨日抵茶陵時失去，今日擬購一新者。詢其值云十圓八角。若在寧波。最多不過四五圓耳。乃以六圓八角購一拿破崙帽而返。又一方不盈尺之麻紗巾。索價至四角。真不能不令人咋舌矣。

晚上湘桂車。車票行李票。皆由鴻達樓主人高君託人代辦之。所購仍爲二等票。與浙贛車同。臥車票於開時始購得。余三人同一室。趙君長安另居一室。十時車行後卽就寢。睡夢之酣。爲出門以來所未有。

八月十日

晨六時餘抵東安站。猶爲湖南境。由此西南行。至黃沙河。則入桂省矣。山不高而多石。石作紺碧色。玲瓏而秀。及抵靈川。羣峯拔地而起。前後左右。倚伏送迎。一路至桂林皆如是。洵爲奇觀。余曰。試移桂林之一峯一石至他處。卽成名勝。二君皆以爲然。過黃沙河後。孟純忽見一突起之奇巖。亟呼余觀之。巖矗立田野中。

如人工斲削而成者。不覺歎絕。

二時餘抵桂林。寓於中國大旅社。晚出外剪髮。今夕塘伯以勞頓先睡。余與孟純至十二時始就寢。

八月十一日

晨起。發第四號家書後。搭便車往柳州。唐柳子厚嘗作郡於此，桂林山水雖奇。尙散而不聚。今日過良豐墟後。遠近諸山環拱。競秀鬪媚。無峰不奇。無奇不有。由此趨陽朔八十里。層峰疊嶂。屏列碁布。絡繹不絕。有時疑其勝已窮。忽然又開出一境界來。使人應接不暇。過此便無奇矣。將抵柳州境。峯巒又勝。其近治諸山。明日擬按子厚所記略探之。晚宿愛羣社。窗外有山。幽

峭靚麗。卽子厚記中所謂立魚之山是也。

柳州人家多用牛車載雜具。輕者一牛。重者駕以二牛。兩輪薄而極大。徑約五六尺。其用二牛者。驅車者坐於後牛之背。負笠執鞭。徐徐而行。如乘款段。古所謂薄笨車者。不知其亦如是否。

八月十二日

余等預定在此勾留一日。趙長安則附便車先行矣。上午。出外游覽。名勝處多不能逕入。僅一探龍壁而返。過車站。問開往貴陽之車。知登記者已達六十餘人。爲瞠然者久之。但站長約余等於下午三時再往晤也。歸寓、閱柳州日報。載敵機於九日又襲奉化。燬屋四十

餘聞。惟人無死傷。亦不幸中之幸也。憶前次被炸時。
(七月五日)余尙在家。吾妻以其母家在城。尤爲皇急。
。此次想又大受驚矣。

下午。如期往訪樓站長。購得車票。行李亦當標簽點交。
行李房保管矣。爲之大快。乃與塘伯孟純同入城游覽。
柳州爲廣西一等縣。桂江經流於中。曰柳江，今之縣卽
以江名。江南房屋。塘伯謂頗似上海法租界氣象。縣城
憑柳江北岸。街道廣平。房屋均經破壞而後建設。故極
修整。大類吾浙杭州之三元坊。西南有此城市。殊非初
意所及。

八月十三日

晨七時半發。車中共二十一座。各依票號而坐。無爭奪之喧。自離柳州後。二十里內少人煙。平野遠山。彌望無際。誦江山平遠難爲畫雲物高寒易得秋之句。不啻爲今日道中寫照也。由此前行。沿途每有奇峰怪石。足供觀賞。其山大氏多石少土。或全石而無土。其巖縱橫露於田野間。如平原散牧。偃臥俯仰。無不自如。今日共經宜山懷遠德勝河池四縣。由柳州至宜山。山野之間。時有村落。及懷遠而後。往往數十里不見人煙。陰雨過之。益覺蕭瑟。自出門來。每日日未夕卽止。惟今日抵河池。已二鼓。下車後略進餐。亟投旅館宿焉。

八月十四日

晨七時由河池發。百十二里至南丹。又百里至六寨。山川秀美。有巖焉。上闔而下開。望之如門。諦視之。又如兩虎相搏噬者。不知誰爲鑿之。疑非鬼斧神工不至是。

廣西境至六寨而盡。經行所至。覺其政治。多非他省所及。卽檢査行旅。亦甚有秩序。旅客入境。必先至指定處受檢査。未打防疫針者。則迫令打防疫針。旅館中凡無登記證之旅客皆不納。故旣入境則甚安。余等寓桂林一夜。柳州二夜。以至昨宿河池。均未遇一軍警前來查夜。回憶在寧都時。一夕檢査至二三次。則爲便利多矣。

此外有特殊者二事。在境內以中中交農四行單鈔。購價值一元之物。仍可找還桂幣一元。蓋桂幣經整理後貶價。每一元僅值國幣五角也。又市中凡破舊之鈔票。多拒而不用。皆爲他省所罕見。惟江西境內。以破舊之十枚銅圓券。分半作銅元五枚用。尤爲雜碎可笑。

過六寨後。至麻尾。卽爲貴州境。多嶺。下行陡絕。司機者惕然有戒心。三時餘。抵獨山。乃下車休息焉。

八月十五日

今日爲夏歷七月初一日。晨六時發。行十餘里。卽上山。七時十五分。抵勻獨岡。爲都勻獨山分界處。午止。

於都勻之馬場坪，自廣西來。沿途卽見牲口。入黔尤多。馬坪有馬棧。殆爲市馬所也。下午。經貴定龍里而抵貴陽。已四時餘矣。飯於廉潔食堂。飲茅台酒。貴州之名產也。飯後。投宿白虹旅社。聞赴渝旅客極擁擠。有待至十餘日不能得車者。然余等下車時。王站長瑞庭。曾允設法儘先附搭，或不致耽延過久耳。

前日聞人言。陽朔附近有苗民。但未之見。今日於貴定始見之。皆十七八女郎。上下一衣以打子花布爲之。寬博而短。亦無大異處。或言其腦較漢人爲小。則在車中未能細辨也。

八月十六日

上午。赴廣六門外大華村訪同鄉王惜寸廳長。未晤。止於雲巖小憩（茶社名）飲茶。日午。共呼蛋炒飯食之。下午。過軍委會後方勤務部。經理處毛科長恭祥。與壠伯同鄉有舊。款接甚殷。祕書童次布先生時在辦公室未回。毛君亟致電話告之。乃來。暢談甚歡。毛君聞余等欲赴渝。並爲商諸部中汽車管理處羅科長亦霞約余等於明日往待車。後日起程。晚餞於臥嘗閣。同鄉有董心齋周代殷董福昌家菱舫諸公。歡然道說故鄉事。不自知身乃在數千里外也。九時。乘小包車歸寓。因語壠伯。毛君殆似任主任常慶。憶前次過甬時。其待余等之周。亦如今日也。眞使人可感。因又思宋綽卿兄不置。並擬於

到渝後作書謝之。

次布先生治小學。工古文。爲文力主桐城。余三人平日均以師事之。今與余等言。此後將致力考據。不輕易作文字。又言昌黎文。註者。雖有五百家。罅漏尙多。欲以五年之力。爲之校補。其治學之精神。吾輩當以爲法。

臥嘗閣踞水碾樓上。爲後方勤務部職員憩息之所。枕水面山。風景絕勝。其曰臥嘗者。俞樵峯部長舉勾踐之事以勗其僚屬也。軍需雖殷。登是閣也。蓋瀟然有餘閒矣。漫賦一律題之云。臥薪嘗膽恨如許。漱石枕流心亦頑。山似嘉賓常入座。水真吾友日臨關。坐來漸覺塵懷靜。

。別後難忘此境閒。二字自留深意在。偶然詩句不須刪。

八月十七日

余等今日欲起程。而柳州之行李尙未到。乃商諸王站長。依票面所開斤兩。俟其到。作包裹寄遞之。三八計共需費二十四元五角。沿途運費。以今日爲最大矣。料理畢。仍驅車往雲巖小憩。貴陽於二月間遭大轟炸後。每遇晴明。城中人多出郊外避之。余等遠道初至。自益不敢留居城中也。下午三時回寓。恭祥君已命汽車候於門外矣。塘伯孟純中途購書未回。俟其至。乃同乘車往汽車管理處。晚假生活供應社宿焉。余以痔痛。飯後即登

閣臥。

今日爲夏歷七月初三日。吾母亡後一周年矣。吾姊吾女想均已歸寧。惟余小子遠在數千里外。吾妻自吾母亡後。每檢遺篋。曰。吾姑平日不忍服此。故今尙新斗。臨食。輒曰。吾姑平日喜食此。或不喜食此。遇祭祀日。哭之甚哀。嘗歎至性不如吾妻。今日憶及。彌增痛切爾。

八月十八日

本定今晨七時開車。至七時半。車猶未至。又待半小時許。一料車始來。余等亟攜行李上車。車中共十四人。尙不擁擠。既而又來一大料車。乘客均跳入彼車。及余

等欲上車。已無容足處。乃竚立道旁。王站長本允爲余等設法。以毛君之意可感。且又迅速可省錢。故來此。今據羅科長言。勤務部赴渝之車。僅有料車。乘客之多。每次皆如是。乃決擬回貴陽後。再作計較。

下午回貴陽。仍寓白虹旅社。昨寓之室。已爲人賃去。乃移寓於後樓第八九號。安頓行篋畢。墉伯孟純同往訪王站長。余在寓候之。既而二君歸。知准於三日內可成行。遂亦安之。晚爲臭蟲所擾。不得安眠。墉伯孟純。起而讀書。余起而作詩。得西征道中絕句六首。故墉伯曰。臭蟲雖擾人。其亦有以促余等之勤也。

八月十九日

晨起。童次布先生飭价持一函至。乃羅亦霞科長致西南運輸管理局莫局長（名衡）者。商吾等搭車事也。余謂王君瑞庭既許余等於三日內成行。宜先往探之。如無辦法。再持函訪莫局長未晚也。墉伯孟純亦以爲然。早餐後。乃同往訪王君。乘間並以羅科長意告之。王君乃卽持函就商於局長。結果允余等於明日購票。後日上車。行蹤至此始定矣。

今日移寓黔中旅社。午。飯於都益處菜館。聞警報。亟出外避之。初以天陰未出城。詎知旋即開霽。而警報適來。士君子立身處世。不可以一息懈。有如是哉。晚行市中。遇趙長安。知尙逗留於此。深歎搭車之難。

七時。長安來寓。言貴州飯店有南京警者何慶餘工揣骨。塘伯已先睡。乃與孟純同往訪之。拊長安。謂此相最得父蔭。至余謂骨相頗異。揣印堂云亦好。及至髮際。則頻顛曰。欠高。惜官星不透耳。孟純以語言多不辨。未揣。余嘗有贈周岐隱句云。我輩都無食肉相。但願多作千首詩。又和家賓甫感懷云。原知冷抱不宜官。官星不透。實亦不待相者言而始知也。

八月二十日

上午購得車票後出城。下午回寓。長安已於今晨搭料車行。至午夜忽來叩門。謂車行至中途又損壞，附便車於此時始返。各旅館均已人滿。乃與余同榻睡。曰。古人

謂欲速則不達。卽吾之謂矣。頗爲懊喪。壻伯與余共慰之。

八月二十一日

晨起長安先行。余等於六時後往車站。汽車至七時半始開行。長安所乘爲第二次車。余等則第一次車也。經修文息烽渡烏江而抵遵義。已四時餘矣。午飯於烏江食堂。爲中國旅行社所設者。先購券而後入座。每客三菜。一葷一素一湯。烹調適口。食量大增。自出門以來。從未健飯如今日者。亦可記也。

午後一時許渡江。三時登岸。烏江介於息烽遵義之間。兩岸皆山。上狹而下廣。水自上而下。勢甚湍急，汽車

多時或數百輛。有待至十餘日不得渡者。今僅以二小時渡之。不可謂不速矣。

貴州自獨山都勻而後。一路均地瘠民貧。惟省會頗繁富而已。全省田固不多。山亦多不宜種植。及今日近遵義境。始見山林葱鬱。田疇縱橫。使人頓憶故鄉。下車後。投宿旅館。思黎蕤齋卽爲此邦人。徘徊久之。燈下閱鄭子尹巢經巢遺詩。子尹名珍。亦遵義人。與蕤齋有連。當時又有獨山莫友芝。三人並爲貴州一時之彥。追想憑弔。覺其人之流風餘韻。至今未泯。噫。文字之感人。亦甚矣哉。

八月二十二日

晨六時。由遵義開車。經婁山關。則入桐梓境。四望皆山。中通一道。形勢險峻。十時餘。抵桐梓縣城。換車後。復前行。巳日卓午矣。下午過七十二盤。至松坎。暫停車。從此又入山路。度越數峯抵崇溪河。則貴州境始盡。

自十四日入黔。今日出境。所過村落。大都荒涼。目。即較大城市。亦鮮有高峻之房屋。民則乞丐載道。負戴者不絕於途。飢寒之色。形於顏面。男女衣著。無一完整者。中山先生所謂大貧景象。於此始目擊之。大抵受鴉片之害深矣。反視苗民。體魄之強壯。皆過於土人。且生活裕如。有自得之樂。土人苟不自強

。其去淘汰豈遠乎。吾竊爲之憇已。

入四川境後。最險爲觀音橋。過此。經趕水。抵綦江縣屬之東溪宿焉。

昨將抵烏江時。山路曲折。頗以爲危。今日過七十二盤觀音橋等處。則直以以前所歷爲坦途矣。七十二盤上下計七十餘里。上行時。余方假寐。其險處未之見。及醒。已躋於頂。下望車路。屈曲如羊腸。一轉折相去不過尋丈耳。而盤旋輒作數百折。車行其間。但聞汽笛嗚嗚作響。使人生畏。釣絲巖尤險。乘客至此。須下車步行。觀音橋上下亦數十里。徑多急轉。有狹路。有陡坡。每至險處。輒有木牌標骷髏於上。更覺不寒而慄。昨今

二日內沿途所過。凡見覆車四。損車十餘。然覆車多在平坦處。所謂不躓於山而躓於埳。此亦足爲吾人之炯戒矣。

燈下作長函寄表卿叔祖。報告途中狀況略備。書由家轉。未另附家書。然家人見此書。亦可知遊子在平安也。

八月二十三日

六時開車。緣溪行甚久。曉日曛曛。溪流潺潺。清景宜人。八時許。抵綦江。又換車。則隨處可見良田美陂。崖石砥平可曝穀。十一時三十分至海棠溪。爲渝車之終點。渡江卽重慶矣。今日道中又得西征道中詩三首。合

前共九首。並錄於下。莫漫臨歧喚奈何。戒途共唱別離歌。出門一笑吾行矣。自古詩人入蜀多。其二、迢遙客路感逡巡。且息征鞍洗俗塵。已向名山參大佛。可能宿世悟來因。(次新昌時曾游大佛寺)其三、蒼黃曉發寧都道。世饑南豐又吉安。叔子風流已蕭索。歐會遺蹟恐應漫。其四、暮色淒涼客子嗟。行裝纔卸又登車。明朝睡醒知何處。回首衡陽路更賒。其五、已行湘桂四千里。尚隔巴渝五日程。忽憶柳州賢刺史。當年羈宦不勝情。其六、桂林山水名天下。陽朔煙嵐甲桂林。取次車程共迴顧。一丘一壑總釋心。其七、小車羸馬日馳驅。行者愁歎負者呼。菜色蒼生看不得。分明一幅監門圖。(

貴州人民多荒寒愁悴之色。其八、驅車直上與雲齊。東望鄉關路欲迷。七十二盤已愁絕。鼎堪更指萬峯西。其九、屈指遊程亦壯圖。同行有伴不愁孤。清秋風物蕭閒甚。一路看山赴蜀都。

下車後。擬至南溫泉暫住。以無車而止。詢旁人。謂黃葛埡極幽僻。乃雇輿往。自下而上。凡經數折。越數百級。始至其地。屋舍甚飭。市肆分列兩旁。百貨雜陳。不謂山中有此殷賑區也。其地餐館甚多。惟無宿邸。四時餘復折回海棠溪。遇家書城兄。詢知陳主任公館地址。方擬渡江。忽得情報。謂將有空襲。乃止。寓於雲福旅社。室漆黑無窗。殊悶熱不可耐。

晚六時。警報發。亟出避山上。伏臥於地。機聲繞頭上而過。凡數匝。初辨爲我機。旣而機關槍聲鋼砲聲。時時間作。飛機忽遠忽近。則不辨爲敵機爲我機矣。歷二小時警始解。余筭此次出門。途中幸平安。鷹潭以轟炸之後一日到。桂林柳江均於空襲之前離境。此外遇警報凡四次。一在永康。一在南豐南城間。一在獨山。一在貴陽。均未見飛機。以今日所遭爲最險。然旣出避。惟有聽之於天。故亦未過受驚也。

八時後。同鄉周吉甫君來寓。二鼓後去。今夕又爲臭蟲所擾。余與墉怕皆通宵未寐。幸痔患已平復。不然當益不支矣。

八月二十四日

早晨渡江後。卽往謁陳布雷先生。相見殷殷詢途中情狀。並指示整理材料及編纂方法。謙詞意下。淵如穆如。勉丈遺言所稱有若無。實若虛。今日於陳先生見之。若吾輩惟當自知其無與虛。益加勉焉而已。聞前所呈周公集傳已發刻。蒙吳稚暉先生賜序，增重不少。仁湖撫談將改名爲武嶺軼談。勘定後亦可付印。此二書係毛勉廬丈及家表卿叔祖二人督余爲之。勉丈已不及見。叔祖屬望甚殷。今當以此消息告之。

離家已二十七日矣。誦行役之詩。知家人無日不念遊子也。亟致電宋繼堯兄。請轉告各家。略云。簽密。弟等

昨已平安到渝。希各轉告舍間爲荷。由陳主任蓋章。於下午以密電拍發之。因密電較普通電報爲速也。惟念張主任又須爲我等任譯轉之勞。亦覺欲然。

三時後。竺聖章副官派人至站取行李。惟被包二件已到。餘均未到也。晚間派人送牀架至。敷設已。卽就寢。自今日起。暫寓陳公館中。

八月二十五日

今日發第六號家書。並陳屺懷趙申之朱守梅諸丈，親家王蔭亭、族人賓甫硯齡各函。報告行止。下午沙君孟海、俞君次夷來寓。次夷同縣夙相知。但未謀面。詎料相見乃在六千里外。君謂人生遇合不可知。誠不可知矣。晚

臨睡時得委員長公館電話。謂委座定明日上午九時半召見余等。輒於枕上擬想~~答~~言論風采久之。

八月二十六日

晨四時起。擬整理檔卷意見。既而墉伯孟純亦起。經商討後。繕呈於主任。略云。查整理舊卷。務求周密。非將各檔卷全部同時檢閱不可。但在此非常時期。恐無絕對安全之處。可舒齊幹此工作。謹擬補救辦法數條於後。

- 一、開始工作時。擬不問其何門類。任取一箱整理之。
- 二、整理工作。擬分年擔任。各就舊卷。逐本檢閱。自依其所擔任之年數。編年分卷。摘錄其材料。先了一本再取一本。輪流整理之。
- 三、俟全部整理完竣後。再逐

年共同酌定之。以謀文字上之一致。主任閱畢。謂如此辦法亦好。

九時後。晉謁委座。由主任陳布雷先生引見之。委座御黃白色之衣。神采奕然。於墉伯則詢其經過之路程。謂此行得不困難否。於余則問表卿先生之近况。及今年田禾收成。孟純處僅略詢其里居而已。後又謂近日可略休息。以後一切工作。就問於布雷先生可也。至此。余等乃興辭而出。歸作一律記之云。久向塵間仰大名。幸從座下拜耆英。嚴威早已驚羣醜。溫語偏能及後生。海納百川知浩大。山銜萬壑見崢嶸。歸來無限輪囷意。聽報前軍復晉墟。今日謁見。語雖無多。然問賢問歲。可謂

得古爲政者之體要矣。

八月二十七日

自今日起。整理途中日記。晚飲於竺副官處。知行李尙未提來。據車站中人云。渝筑段貨車。已數日未到站。余等行李。不知留置貴陽。或在中途。一切應用之物。及親友託寄之信件。均在箱篋內。殊耿耿也。飯畢。澡身。十時歸寓。

八月二十八日

余到渝後。卽擬往訪應丈夢卿。今日乃蒙丈先過余。相見甚歡。余等來此已五日。周署長枕琴汪祕書荻浪寓址。雖已探得。迄未一過。今日乃與應丈同往訪之。先過

周署長。並詢石虞季眉二先生近况。午。飯於荻浪寓中。荻浪之婦翁恩卿。於余爲族祖行。余動身時。曾有魚乾二罐託寄。於中途已發臭。今又隔多日。想已不可食矣。（後於九月十日始到。實未發臭。蓋其一爲紙盒裝。爲鼠所嚙。狼藉焉。日光曬之。故發臭。及到。並紙盒亦不存。其一方盒鐵製者。完好如故。）深歎遠道寄物之難。而鄉味之足珍。實亦在是。故語荻浪。俟其到。雖甚敗餒。必當致之。

陳廳長空如與荻浪爲鄰，往訪未遇。留名刺而出。又至國民政府寄宿舍訪沈君樵智。並同鄉也。下午三時後回寓。

八月二十九日

今日爲夏歷七月望日。上午。至砲臺街訪書城兄。十二時回寓。沿途多荒涼之瓦礫場。各處張貼標語。有曰。父告子。祖囑孫。世世無忘此恨。默誦是語。冥想其當時之慘。不禁使人髮指。下午。整理途中日記畢。晚。月色甚佳。此間連日暑氣猶盛。故鄉殆已漸涼乎。家人團坐中庭。小兒女輩嬉嬉跳躍。泥人講故事捉蟋蟀。此情歷歷可念耳。今夕頗有詩意。未能成詠。

八月三十日

上午往訪孟海次叟二兄。下午出外購物。近人盛倡抗戰文學。然可觀者極少。今日閱盧冀野（名

前)詞。洵足當文學之目已。其作風大抵似黃公度人境
 廬詩。能冶新舊於一爐。而尤富於抗戰情緒。故爲可貴
 。布雷先生甚稱許之。

八月三十一日

自二十六日以來。間夕卽有空襲。昨晚至深夜三時始解
 警。故今日起牀較遲。盥洗畢。已八時矣。擬作王傳英
 胡祖德函。傳英書當以航平寄出。祖德在奉化。經二次
 轟炸後。恐地址已遷移。且余諸事亦未定。乃擱筆而止
 。行李至今日尙未到。下午。致電貴陽站王站長催詢之
 。聞前月望日後。敵機連襲凡數夜。今夕天氣亦好。防
 仍有空襲。和衣而臥。竟入睡鄉。至子夜。方解衣。勾

踐臥薪嘗膽。欲其不忘雪恥也。今敵機不時肆虐如此。吾以當不待臥薪嘗膽始不忘之矣。

九月一日

晚入防空室避警。聞德機飛波蘭轟炸。不禁使人引起同情心。然我國抗戰。已見曙光。敵機肆虐愈甚。民心同離益固。正不必因波蘭事而引以自悲也。

枕上閱黃山谷集。覺詩律細矣。讀之終若礙口。

九月二日

歐戰各報於今日始披露。德波果於昨日發生前哨戰矣。午。孟海次曳二兄假政治部招待所爲余等洗塵。憑欄可望嘉陵江。景頗清幽。座中計鄞慈各二人。奉化六人。

江山一人。並浙江同鄉。笑談極歡。

余性好酒。但不能多飲。於白酒尤憚之。今日竟飲大麴（酒名）而醉。及終席。自覺頹然不能勝。乃先辭歸。同席皆不覺。應丈夢卿獨語壻伯曰。兆梅今日多食酒矣。壻伯乃亟下樓。視余登車。歸寓後。大吐而睡。至晚始清醒。吾父嘗詔勿多飲酒。今日乃忘之乎。後當以爲戒。

九月三日

今日應丈夢卿，假陳廳長公館招飲。余等於午刻赴之。前日曾造訪陳君不遇。今日應丈乃一一爲余等介紹。賓甫嘗言此去不易得美酒。途中雖曾飲黃酒數次。確無佳

者。惟今日之酒則甚佳。色濃。香烈。味厚。不亞於紹興之花雕。詢之。云是本地酒。乃知渝酒亦正有佳品也。席間閨次曳兄云。奉化第一次被炸時。其一幼甥及乳母。均罹於難。往者每聞警。其四歲之子必與甥同出避。是日其子獨不肯去。伏於室中桌下而免。嗚呼。死生其果有定數也耶。

晚又有警報。較前四次爲近。幸此間防空壕頗固。雖掩耳張口自危。而心則泰然也。三時餘解警。乃歸寢。卡日中已五過夜襲。睡眠不足。厥爲最苦。自今夕後。月益遲益虧。敵機非乘月色不能至。當可略事寧息矣。

九月四日

今日報載歐洲戰事已擴大。孟子曰。爭城而戰。殺人盈城。爭野而戰。殺人盈野，在此飛機槍礮殺人不眨眼之際，民命益不可問矣。爲之慨然。

傍晚家義慈來寓。謂余等寓址。於書城兄處始知之。彼之寓址，余亦於廿九日過書城兄時問得之。而義慈乃先來視我。驚喜之忱。溢於言表。真使人可念。塘伯嘗言。余三入此次被召。朋友中有爲之驚喜者。亦有大爲驚異者，誠然，驚喜者固當感之。其驚異者。吾輩惟有淡然處之而已。蓋余三人此次來渝。所幹莫非埋頭工作。固仍不脫書生本色。亦何所用其驚異乎。感義慈之意。而思塘伯之言。不勝有喟。晚飲於生生花園。義慈必欲

作主人，爲余等洗塵也。談次。每及於瘦郎。謂此君置身報界久。以任檢查新聞甚宜。惜不得其通訊處爲憾。瘦郎與墉伯舊相識。於余且爲同學。聞義慈言。不禁有故人天末之歎。墉伯謂於此亦益見義慈之厚也。

九月五日

報載英法已下總動員令。星星之火。遂以燎原。嗚呼。希氏其曷辭戎首之咎哉。

九月六日

閱近日報紙。覺惟和平者斯可言信義。德義日本爲軍事同盟國。自德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後。日之盟約。成廢紙矣。蘇約旣成，德卽向波蘭進攻，而義相於昨日演說

。謂一週以前。德國通知義大利。說擬擬訴諸武力。以解決但澤問題。其時余正戮力和平。冀各方進行談判。以求糾紛之和平解決。今德方已因此舉而破壞余與德國前次成立之諒解。義方前次曾受之約束。自因而不復有拘束之力量。目下情形既屬如此。義大利已決定暫取中立之態度云云。則義之盟約。亦成廢紙矣。蘇俄雖許德以互不侵犯。然於前日聲明。未嘗改變其反侵略之立場。則此約又未必可爲保障。國際變化莫測。然窮兵黷武者。終必陷於孤立，觀此蓋可知也。

九月七日

上午出外看房屋。距家弗侯寓不遠。順道往訪之。未晤

。歸寓。得菲候函。並附隨安室記。三人共傳閱之。晚奉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通報。知委令已發表。此次所委任者凡十人。余等三人。同爲第五組編纂員。月各支薪二百圓云。

九月八日

今日軍事委員會特別黨部第二區黨部成立。余等亦加入。介紹者爲陳布雷潘公展二先生。上午九時。開成立大會。由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張治中將軍主席。行禮宣誓如儀。同鄉王侍衛長世和。蔣副官國濤。袁副官廣陞均蒞會。蔣副官前日謁見委座時。已見之。王侍衛長，袁副官則今日始識也。

九月九日

今日正式奉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二字第一八二八三號任命狀。三人之號並同。蔣和初先余等至已月餘。編纂材料大部卽由此君押運來渝者。亦於今日奉到中尉書記委令矣。職員證亦領到。和初爲第三四四。墉伯爲第三四五。孟純爲第三四七。而余則爲第三四六號也。

附錄

西來錄

袁惠常

民國廿八年七月廿八日。與邑友王君墉伯孫君兆梅同奉命如渝。道塗之長。與日之多。爲生平所未有也。質明。發自舍。至溪口乘車。抵新昌。游大佛寺。佛與龕皆鑿巖石而成。高十丈。昔朱子嘗讀書於此。廿九日。抵長樂。巖之名鎮也。卅日。過長樂嶺。經東陽。至永康。八月一日。游方巖。謁胡公祠。經五峯書院。旁有麗澤祠。祀朱考亭陳龍川呂東萊三子。令人發思賢之情焉。三日。抵金華

。是夕換乘火車入贛。詰朝。在貴谿鷹潭下車。五日。過金谿南城南豐廣昌而至甯都。寧都清初魏叔子之故里而南豐則宋大儒曾子固之故里也。七日抵歐陽子之故里吉安遂宿。恨未至臨川。一閱王半山之遺蹟耳。八日。抵界化隴。湘贛分界處。其屋覆以樹皮。與江西草舍巔屋又不同矣。夜宿茶陵。九日。次衡陽。湖南之大都會也。市肆浩繁。十日，抵廣西省會桂林。自入湘之東安。一路多山。至是奇峯怪石。亭亭桀豎。錯置如碁。剛堅而銳秀。孤拔而端嚴。柳子厚所謂尖山似劍鋸者也。明晨。發桂林。自陽朔至柳州。山水益奇發。四周環立星拱。疑同城郭。而刻露清靈。峰峰獻巧。與層巒疊嶂者絕異。其山大氏少土多

石。石作鍊色。多竅穴。少樹。藜艸蒙絡。間以巖花。遠眺之。似圖繡矣。夜宿愛羣社。在立魚峰旁。風物幽蒨。令人思柳子厚不置。十二日。過龍壁山。又思王定父龍壁山房集訪之書肆不可得。十三日。宿河池。十四日。及獨山。獨山清咸同間有莫邵亭友芝者。與曾文正爲友。博學多識。一通儒也。桂黔之山往往平野特起。獨立不倚。鄂亭崛起于黔之邊徼。亦可謂得山水之氣矣。十五日。到貴陽。購巢經巢遺詩。遵義鄭子尹珍之所作也。遵義又有黎蕞齋庶昌者。箸拙尊園集。欲購之亦不可得。廿一日始啓程。中間蓋待車而延宕也。日暎。至遵義。廿二日。山益多益峻。路益險。過婁山關。至桐梓。有所謂七十二盤者。

軍行其間。往復曲折。若帶之纏山腰。至絕頂處。疑若無路。忽又自帶中蜿蜒而下。曰釣絲巖。惴惴生慙。可謂巨險矣。廿三日抵海棠溪。隔江卽渝城也。廿四日絕長江。謁陳良壘先生。溫語可念。恍如少時見馮君木先生之風度也。廿六日引見 委座。

與新昌唐南明書

王宇高

南明足下。比來尊體動止何似。不任繫懷。孟夏率耐卿同游水簾洞。雪湍挂空。纓帶山寺。樂之忘歸。有勞久望。次牛造府。又承厚遇。弟在家時。耐卿常常挂口不忘也。季夏丙寅。以巴方電趣。乃束裝起行。辰自六韶上車。午到

新昌城郊。過竹岸。引領南嚮。望見東岬山雲。知足下居此雲根。深以未及過別爲歎。午食新昌食堂。因瞻觀大佛。遂宿焉。丁卯。過三溪隘店至曠。午及長樂。至晚不得車乃宿。宿于幽林中。絕無暑氣。戊辰。升長樂大嶺。嶺高入雲。心陡駭。汗泚泚然。至東陽。日已午矣。不暇食。申初至永康始食。行三日知此行非有路符不可。乃止永康圖之。己巳。望。留永康。庚午。因游方巖。途遇大雷雨。至己暮。遂宿。辛未。早上五峯。峯渾渾雄厚。若纍大方石爲之。故名。午返永康。宿。壬申。午後發。酉初至金華。自六詔已來。皆以汽車。至此乃換火車。以夜行。宿車上。過湯溪龍游江山而入贛境。皆睡夢中也。癸酉。

且至鷹潭。火車終矣。覓汽車不得。乃宿竹店中。甚熱。甲戌。味爽發。午食南城，至寧都已酉初矣。宿。尤熱。乙亥留憇不行。以贛地暑盛而人罷也。丙子。天未明發。過銀坑。陡峭倍長樂。至興國已午矣。逮夫泰和。始見青溪。帆檣夕照。沙渡上稚女二三。手共蓮蓬喚賣。至吉安宿。酉末矣。丁丑。尤早發。午至界化隴。贛境盡矣。贛山多赤色。水田漠漠。上田方獲。下田已種。穀如金。秧如綫。健婦攬束耜耨而行。其充富宜哉。午後入湘。至茶陵宿。戊寅。平旦發。過攸安仁耒陽。絕湘江。入衡陽城。通軌便便。非贛之亂石陂陀所迨也。江水瑩然。神尤爽。戊初。又以火車夜行。己卯。朝旭入照。望見一峯。如鳥斯翼。

雲糾縵。奇絕。蓋零陵境也。車進益奇。憑檻遊目。以入
粵西。泊桂林。未正矣。夾路皆山。山皆骨竅有神。城周
尤多奇山。不暇觀。遂宿。庚辰。曉發。仍以汽車。奇山挾
車行不絕。至良豐尤奇絕。至陽朔如束筍叢立。遇雨隱隱
如米顛潑墨。奇峰于是隳藪焉。至荔浦午食。雲未霽。遂
到柳州。崖嶠亦奇。然不及陽朔。因疑柳子厚未到陽朔也
。宿立魚峯下。辛巳。留止游山。石稜刻露。拔地孤聳。
吾浙山無此奇秀。然此亦無吾浙之渾厚者。壬午。旦發。
過大塘。喬巘始漸損少。然小石數十如灰堆。卽之。亦饒
奇狀。午到宜山。山多翠蘚。甚佚麗。如姣好女子。又別
具奇趣也。戊初至河池宿。癸未。季夏杪日矣。平明發。

所過車河南丹芒場巴平。皆疊嶢連峰。梯雲而上。視長樂
銀坑。直培塿耳。午食六寨。遂入黔境。至獨山宿。孟秋
甲申朔。遲明發。至都勻馬場坪午食。申未至貴州。宿城
中。貴州山阜童童。類枯木。不奇。乍雨乍霽。多風雨之
妖。多棘首跣足衣氈罽之人。負物于背。或戴頂上。棕皮
覆之。多苦力也。乙酉。止城中。丙戌。宿北郊李家隴。
待車也。丁亥。車不得。返城宿。戊子。己丑。仍止宿城
中。庚寅早發。至烏汪。狼谷狂谿。水悍怒如沸。蠻女掉
木筏渡車。手篙而歌。憨狀可掬。忘其危恐矣。酉正至導
義宿。辛卯。平明發。又行峰脊上。上囊山關。險甚。至
桐梓午食。換提車人。云七十一盤尤險。非熟手不能提車。

以過也。既至。望之真如羊腸曲盤。乃閉目不視。過崇溪河。黔境以盡。宿東溪。入蜀境。山多草木。翼峰蔓壑。生氣勃焉。壬辰。旦發。見平坡磐石。多曝嘉粟。午食葦江。申初至海棠溪。隔江爲巴城矣。登觀黃角峽。下已晚。遂宿江畔。癸巳。始絕流入城。是行也。凡二十有八日。經六省六千里。一路平善。身甚輕健。足下聞之。必大稱快慰。到已四越月。而後致以一書。以初入仕。一切非故常。憤憤若夢。又以庸學。因緣幸會。得此清祕之職。輒用自愧。又以孤身單進。淡如雲水僧人。俗念起。兒女牽愛。又自憾悔不置。伏冀足下之有以開我也。幸甚幸甚。

•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農曆己卯歲冬十一

月十四日丙申。字高三肅郵于巴之北崖寓齋。

跋

余三人相偕入蜀。都二十七日。經六千餘里。各有日記。用志見聞。壻伯才最大。記之最詳。日得千百言不能休。然整治之不易。余筆力薄弱。又失之約。意欲饜理而無興味也。獨兆梅繁簡相中。而吾兩人所記者亦略言之矣。最先整此而成。自然有風致。吾與壻伯均歎爲莫迨也。兆梅既付梓。余與壻伯各以一文附其後。己卯白露後三日友人袁惠常敬跋。

6
124903

BC
28.971